

## 无名之辈的精神信仰

何伟

兔年春节,电影《满江红》风风火火。

看了张艺谋导演的《满江红》,我惊喜于这种改编故事的过人之处。影片以岳飞屈死风波亭的一段历史,浮想联翩,自圆其说地编织出了一出环环相扣的悬疑剧。张艺谋以全新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别样的故事,一个小兵与亲兵营副统领机缘巧合下被裹挟进历史的感人故事。影片借用一个历史背景,通过艺术的手法慢慢解开传说中的未解之谜,这种演绎确实高明。

评论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违背了历史,篡改了情节。殊不知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也有人认为最后没有杀掉秦桧是影片一大败笔。如果果真如此,那么我们是否也要责备金庸先生《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最终没有杀朱元璋,是小说一大败笔呢?

还有,观众络绎不绝去影院观看影片的重要原因是什么呢?作为一部传奇故事,《满江红》具有“天马行空”的故事空间,但做不好也容易将人物脸谱化,影片尽量做到了人物形象的丰富和差异。更重要的是,影片没有讲述大开大合的历史时刻,反而挑选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视角,重构了一个新的故事。“戏中戏”“局中局”的技巧对于编剧来说并不是最难的地方,最难的是在高度的戏剧化背后,最终所抵达的情怀。

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百姓如此看重善恶、忠奸、是非、家国和节气,让人感动。靠着对善良、对忠诚、对希望、对梦想、对情义、对族群、对家国的信仰,他们有劲头,有奔头。从这一点来说:《满江红》不只是致敬写下《满江红》的爱国名将岳飞,更是致敬复诵《满江红》的每个无名之辈。”

这个观点切中肯綮,与“人民创造了历史”的观点基本一致。岳飞“精忠报国”,是一种精神。正因为传承精神,这些民众散发人性的光芒,一代代承前启后,大江大河之上,清风明月之下,风起云涌,《满江红》的历史记忆才不可磨灭,这才有了一代代英雄的历史永远不会被当道的奸臣所抹杀。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可喜的是,近千年后,《满江红》依旧很红,红红火火,红的是人民心里还存在着正义与善良,人性的光辉依旧闪亮。

这种精神的信仰,润物细无声,早已浸染于人民的血液之中。

## 一部《满江红》千年家国情

看电影《满江红》,想起初识诗词《满江红》,是在初中课本里。

如今因电影而重温诗词,不由想起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一句诗。残阳倒映,霞光万道,波光粼粼,我多想江边席地而坐,摆一壶热酒,邀三五好友,临风而歌。继而大胆设想穿越:我邀请的三五好友中,为何就不能有岳飞呢?我真想看看这位热血男儿的容颜,真想结识“精忠报国”的英雄。

如果我能见到他,我一定跟他说:“鹏举,来喝一杯,给我讲讲南宋时的事吧。我还要告诉你,千年之后,我们没有忘记你,不会轻饶害死你的奸贼,他正老老实实跪在你的面前,他所做的事被后人世代唾弃,你可以安息了。”

我一定告诉他,他的《满江红》已成千古名篇。我们记得他的教导“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我会跟他讲,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在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就因为他的那句“靖康耻,犹未雪”而出现了郭靖和杨康两个人,这两个名字陪伴我也陪伴多少八零九零后度过童年,谢谢金庸,谢谢岳飞。

我要告诉你:靖康之辱已经洗雪,你的旧山河再也不是旧山河,如今中华大地上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倍感自豪的大好山河。

鹏举,我想请你喝杯酒,这一次,你不会怒发冲冠,而会开怀大笑,笑声里,我们一起抬望眼,尽览中华好河山……

## 我请岳飞喝杯酒

孟墨琪

## 被深深唤起对英雄的崇敬

王文咏

看完电影《满江红》,回味无穷,心潮澎湃,拍案叫绝。强大的制作和演出阵容以及音乐,都让观众感官、视觉、心灵、思维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具有强烈的震撼感和吸引力。

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才可以扛起中国电影的脊梁。《满江红》即是如此,它激发起了每一位国人内心的家国情怀。

南宋时期的影视剧多以岳飞抗金或辛弃疾南下为背景。《满江红》这部电影把时间设定在南宋绍兴十六年、金皇统六年(1146),岳飞蒙难4年后,天下无事。岳飞死后,有一个金国使者突然死在秦桧的驻地,一封要交给秦桧的信也不翼而飞。秦桧急得如坐针毡,因为这封信事关重大。于是他派人查案,限定一个时辰内必须办妥,否则就要被斩。查案过程错综复杂,线索一次次掉线,不断复盘,寻找新的疑点,又一次次被否定,而总管和副总管表面上配合查案,心里却打着自己的算盘,各怀鬼胎,双方势力展开了殊死博弈。

观众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一个小人物用自己的方式前赴后继去收拾旧山河而全力以赴,故事情节层层反转,步步为营,包袱一个接一个抖落,观众的心也一次次被吊起来。整部电影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而喜剧和悬疑的结合,让观众爆发出由衷的笑声。最后,全军复诵《满江红》的场面将电影推向高潮,也让观众重温了一回壮怀激烈的岳飞名篇,更加理解岳飞《满江红》与“精忠报国”的深刻内涵。

波澜壮阔的时代由无数个普通平凡的人共同缔造,家国情怀也是从无数普通人的内心生发出来的,《满江红》唤起了无数人对英雄的崇敬,唤起了无数人对祖国澄澈而纯粹的爱。

## 历史

但李济于1925年刊发在《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二期上的探讨中国音乐中究竟有无合声问题的《幽兰》,在座的大多知道。这时,王庸拿了一张琴来,李济也不知弹的什么曲子,同学们听他弹完之后,只看见李济的额头直冒汗。

这次茶话会,最高兴的该是梁启超。晚上11点回到寓所,就给在美国哈佛大学读考古学的次子梁思永写信说李济考古回来的事。刚写了一页,清华园的电灯就停止了供电,他又秉烛接着写,一直写完四页、两千多字才搁笔:

今天李济之回到清华……他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

上他和袁复礼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他们这回意外的成绩,真令我高兴。他们所发掘者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层,地点在夏朝都城——安邑的附近一个村庄,发掘的东西略分为三大部分:(一)陶器,(二)石器,(三)骨器。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

■ 作家出版社

32

苏华著



《大夏禹都》

花纹问题最复杂,这几年来,瑞典人安迪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

梁启超在信中谈及梁思永回国一年想跟李济见习考古发掘的事。李济说,可发掘的地方实在是多极了。

## 连载

■ 山西经济出版社

97

王宏伟编著



《旋律中的红色记忆》节选

乔羽忽然想到演唱风格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郭兰英,便提议请郭兰英演唱。郭兰英试唱后,在场的人都拍手叫好,参加录音的工作人员眼里噙满了泪花。据记载:《上甘岭》电影首播式结束时,放映室里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沙蒙哭了,乔羽却笑了。两位艺术家的一哭一笑,宣告了

这首不朽之作真正意义上的诞生。

郭兰英唱红了“祖国”,感动了观众。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在南疆边境线上,为庆祝边境保卫战的胜利,有关地区军民举行了规模隆重的欢迎仪式。在欢迎现场,云集了上万名人民群众,迎接将士们凯旋。然而,当大队人马走近时,那熟悉的《我的祖国》歌声响起,人们看到演唱者竟是担架上的伤病员。20世纪80年代,深圳举办郭兰英音乐会,当时台下的东南亚华侨纷纷要求郭兰英演唱《我的祖国》。当音乐响起,观众眼中已是热泪涟涟,这场面使得郭兰英也边唱边流泪。1998年2月7日,《羊城晚报》在第8版以套红大字《一条大河波

浪宽》为通栏标题,整版介绍了《上甘岭》影片中那位志愿军女战士在坑道里给战士们唱歌的生活原型——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志愿者协会吴炯的动人故事。2011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设国宴招待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欢迎中国领导人的音乐是钢琴家弹奏的《我的祖国》,听到这熟悉的旋律怎不令人倍感振奋。

儿女们心中的红色歌曲

我和我的祖国,  
一刻也不能分割;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  
我歌唱每一座高山,  
我歌唱每一条河。